

藝文志

文上

晉

與嚴宛陵書

陸雲

少長之序禮之大司晚節陵替舊章殘棄瞻言令典既慕欽承仰憑高風實副邦民謹奏下敬以藉虔欵思復未遠庶免

悔 答書

嚴隱

奉詠美旨流風緯遠復禮興仁命世之作獲尚齒之况無尊賢之報抱此永懷愧嘆何有君子宏道厚文無施是用釋筆歸於神要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蕭齊

為齊明皇帝作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任昉

臣竊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詔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未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宰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機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邀榮於家耻晏安於國危驟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籠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惟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歿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隕越為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

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懷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純有餘裕苟曰
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空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擢屏
營之誠謹附某官
某甲奉表以聞

唐

送劉太冲叙

顏真卿

太冲彭城之華望也自開府垂明於宋室澤州考績於國朝
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尚矣夫其果行修潔斯文彪蔚鄂不照
乎移華龍驥驥乎雲路則公山正禮策高足於前冲與太真
嗣家聲於後有日矣昔予作郡平原拒鐵騎而請與從事掌
銓吏部第甲乙而超升等等爾來蹉跎猶屑卑位雖才不偶
命而德其無鄰故冲之西游斯有望矣江月弦魄秦淮頂潮
君行句溪正及春水勗哉之
子道在何居魯郡顏真卿序

按碑在今溧水縣學宮中城之華望上缺五字舊志作太
冲彭城之華望不知何據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二

送劉太真序 并詩

蕭穎士

記有之尊道成德嚴師其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而師
也參焉無犯與隱義斯貫矣孔聖稱頌子有視予猶父嘆其
至歟今吾於太真也然乎爾且後進而予師者自賈邕盧冀
之後比歲舉進士登科各與實借相望騰達凡十數子其他
自京畿太學踰於淮泗行東脩以上而未及門者亦云倍之
子弗敏曷云當乎而莫之讓蓋有來學微往教蒙匪予求若
之何其拒哉猗爾之所以求我之所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
非云微辨說據文字以易夫談端操厥詞意其於識也必鄙
而近矣所務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文也者非云尚形
似牽比類以局於聲偶放于奇靡其於言也必淺而乖矣所
務乎激揚雅訓章宣事實而已衆之言文學者或不然於戲
彼以我為僻爾以我為正同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不問
哉問而教教而從從而達欲辭師也得乎孔門四科吾是以
竊其一矣然夫德行政事非學不言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
相異哉四者一夫正而已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者正之謂也吾嘗謂門弟子有尹微之學劉太真之文
首其選焉今茲春連茹甲乙淑問休闢為時之冠浹旬有詔
俾徵典校秘書且馳傳隴首領元戎書記之事四莊駢駢薄

言旋歸聲動日下泐於寰外而太真元昆前已甲科未始間
歲嗣其聯舉謂予不信豈其然乎夏五月回棹京洛告歸江
表嗚呼嗚呼既卒兮兄矣弟矣榮斯繼矣縉紳之徒聞詩
習禮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立乎身處乎親昭極致於人倫
者矣上京饒別庭閣望歸從古以來未之間也余舊宦此都
邑斯云舉彼吳之邱曾是昔游心乎往矣有懷伊阻行矣風
帆載飛載揚爾思弗及黯然而泣先師有孝弟謹信汎愛親
仁餘力學文之訓爾其志之南徐北固朱方舊里昔與太真
初會於斯予之門人有柳并者前是一歲亦嘗觀茲地其請
業也必始乎此焉并也有并之敏對之工其少且疾故莫之
逮太真亦嘗曰真何敢望并并與真難乎其相奪矣爾彼江
陰京阜是臨言念二子從予於此爾云過之其可忘諸同是
饒者賦江有歸舟以罷夫嘉慶焉爾詩曰江有歸舟亦亂其
流之子言旋嘉名孔修揚于下庭允焯其休角既歸止人亦
榮止兄矣弟矣孝斯踐矣稱觴燕喜於晴於祀彼逝惟帆匪
風不揚有彬伊文且學不彰予其懷而勉爾無忘

請行禮樂化導表

裴耀卿

畧曰州牧縣宰所守者宜揚禮樂典書經籍所教者返古還
朴上奉君親下安郡族皆若和氣浹洽自然化理清平聖朝

制禮作樂雖行之已久而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
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鄉飲酒禮頒于天下比來惟有貢舉
之日畧用其儀倘里之間未通其指臣在州日率所管縣與
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白華華黍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
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知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臣州
久絕雅聲不識古樂竊見太常具有樂器大樂久備和聲伏
望令天下三五大州簡行性識者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請
笙等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此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
准令式行禮稍加勸獎以維風俗又州縣之學本以勸人祿
在其中勸學也今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過五六萬人諸
邑并國子每年薦舉擢第過百人以上雖有司明試務在擇
才而學校衰微居然可駭州縣補學生之日皆不願為遠郡
送鄉貢之時多有不願來集恐成頽弊不可因循伏望詳擇
其宜微加勸草

趙公西候新亭頌

李白

惟十有四載皇帝以歲之驕陽秋五不穩乃慎擇明牧恤南
方荆枯伊四月孟夏自淮陰還我天水趙公作藩於宛陵祇
明命也惟公代秉天憲作程南臺洪柯大本聿生懿德宜乎
哉橫風霜之秀氣贊王鬪之奇畧初以鐵冠白筆佐我燕京

威雄振肅虜不敢視而後鳴琴二邦天下取則起草三省朝
端有聲天子誠面宰衡動聽殷南山之雷剖赤縣之劇強項
不屆三州所居大化咸列碑頌至於足邦也酌古以訓俗宣
風以布和平心理人兵鎮惟靜盡一千里時無莠言退公之
暇清眺隰原以此郡東壘巨海西襟長江咽三吳扼五嶺翰
軒錯出無旬時而息焉出自西郭蒼然古道道寡列樹行無
清陰至有疾雷破山狂飈震壑交景爍野秋霖灌途馬馳墮
於谷口人周章於山頂亭候靡設逢迎闕如自唐有天下作
牧百數因循靡擬罔恢永圖及公來思大革前弊實相此土
陟降觀之壯其迥闊龍蟠沓嶺波起聲勢交至可以有作方
農之際廡如是營遂錡犀理界驅石剪棘削汚壤增高隅以
門以墉乃棟乃宇儉則不陋麗而不奢森沈閑閑燥濕有庇
若螯之踴如鴨斯騫紫流鏡轉涵映池底納遠海之餘清瀉
蓮峰之積翠信一方雄勝之邦五馬踟躕之地也長史齊公
光義人倫之師表司馬武公初成衣冠之髦彥錄事參軍吳
鎮宣城令崔欽令德之後良材間生縱風教之樂地出人倫
之高格卓絕映古清明在躬僉謀勳功不日而就然是役也
伊二公之力歟過客沉吟以稱嘆邦人聚舞以相賀僉曰我
趙公之亭也群僚獻議請因謠頌以名之則必與謝公北亭
同不朽矣白以為謝公德不及後世亭不留要衝無勿拜之
永世不忘

宣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四

言解登高之賦方之今日公則過矣敢詢耆老而作頌曰
沈耽高亭趙公所營如鰲背突兀於太清如鵬翼開張而欲
行趙公之宇千載有權必恭必敬爰遊爰處瞻而思之罔敢
大語趙公來翔有禮有章煌煌鑄鑄如文翁之堂清風洋洋
宣城吳錄事畫讚

大名之家昭彰日月生此髦士風雷秀骨圖真像賢傳容寫
髮束帶竊竊立如朝天關巖巖兮謂四方之削成滄浩兮中五
湖之澄明武庫肅穆辭峯崢嶸大辯若訥大音希聲默然不
語終為國棟

開元以來良吏記

陳簡甫

君子所貴乎德德積於中而化行於外大可以象鐘鼎次可
以被絃歌所謂古之遺愛雖沒而不忘者也宣州秦故鄣部
地阻以重山緣以大江封方數百里而銷陵鐵冶繁阜乎其
間故其俗恍而侈其人勁而悍屬鞮揭鼓者習以為常易於
寇攘昔號難治武德中天下既定惟茲土後附自是朝廷親
厥居非勳賢崇茂文明中正清貞孤拔法令峻整者無以割

符為世焉先天之前人物物淪矣暨開元距今惠化浹物請
 修遠倫故事傳於冊府淑問存諸故老僅得之數公有若裴
 公耀卿者魏公輔之器受分憂之任以為立政在於樹本樹
 本在於設教設教在於率身身乃其源舉其端削煩苛布寬
 惠易簡得而庶務修豈弟行而羣心化緒衣墜而者知禁鄉
 校黨庠者肯勸自是宣人始服教矣開元癸酉歲國家以天
 下久平四海繁富慮吏之不率人之不康乃詔分十道署廉
 察以督之此州統江南之西潭衡等十有六州而班公景倩
 始受命焉公介以飭躬廉以從政以為法者國之柄天下之
 平寬則阿阿則公室之權削矣急則刻刻則民下之怨生矣
 江右荒服政紊俗訛濟之以猛張弛在我乃布法申令舉直
 繩枉恤人之疾苦除吏之貪暴踰年坐時削免者百有餘數
 澄清之志於是乎得矣有若竹公承誦者高節孤貞懿行方
 危秉法以鄙下去邪以就正鯁惇於是乎東豪奸於是乎息
 代班之政不易其舊閱歲而屬城放黜者幾于前焉初上以
 遐方同迺邦禁思文法之臣而二公繼蒞茲土政斯和人斯
 寧俾吳楚之俗不僭於度者繫二公是賴豈比夫延年有擬
 墓之稱郵都垂著鷹之號彼皆峭深而不我監豈可同年語
 哉有若裴公博復者繼班竹之餘承法理之極變而通之使
 人不倦推而廣之使人知化振綱而目張舉大而細集故治
 破陋為開變齊至魯澆俗於是勸於義矣有若大夫李孝備
 者行溫而恭政清而簡不矯激以干譽不嚴厲以臨下反躬
 而令行存誠而化達天寶初自太平長遷於涇與太平壤距
 而二邑懷德為二邑僅盈十稔蓋久於道而惠和之德漸於
 人之血氣矣故溢於去思形於謠詠後卒此州長史以桐鄉
 之愛歸寤於涇而家因寓焉廣德初羣盜蜂軼連陷縣邑人
 上羅難者比肩而李公之間獨完由羣盜聚而保之且日無
 忘公之德也於戲召公之化勿剪甘棠柳季之仁不斨其墓
 豈若凶恣懷惠束手侵掠又難於古之人矣招討使給事中
 袁公異而上聞詔贈宣州刺史旌善也有若司功掾張遜者
 清而廉謹而信非自公無以舉非祿稍無以入私謁杜於居
 官賄贈絕於故吏蕭蕭然有寒松貞玉之操焉由是累辟使
 車今奉丹墀青冥之階其在茲也昔在漢世黃霸課最於穎
 川魯恭化流於中牟皆異時齊芳高映簡牒曷若一州之政
 年未三紀而循良者六人歟大歷初兼御史中丞陳公統方
 鎮臨此絢想前哲徵諸輿論以為旌善者所以崇德作頌者
 所以垂勸如數君之美沛乎在人而不播絃歌傳竹素迤邐
 頤摩與尋常者共貫則何以激清風敦發輝盛業歟以小子
 學於春秋氏世於文翰爰命操簡用紀餘烈其鄉里氏族則
 世家存焉故不書 刺史裴耀卿刺史兼江南西道採訪處

置使班景倩刺史兼江南西道採訪處置使裴惇復涇縣令李孝儻司功參軍張選大歷四年陳簡甫記

響山亭新營記

權德輿

元和二年冬十月宣城長帥中執法襄陽郡王路公作新亭新營凡週月而厥功成書時且便於人也先是郡城之南而西應磻磻山木不剪樵門不開公因暇日觀視原野直南一里所得響山為兩崖聳峙蒼翠對起其南得響潭焉清泚可鑒榮迴澄澁又其南則博敞平坦澗漫逶迤從古之隙地是邦之休利日與心會爾然自得悉以條陳實蒙可報乃量日力計徒庸闢於彛中成是坦道揭東西二亭於雙峯之上相距百步華軒峻宇皆據勝勢廣廈疏寮可棲灑氣碧山巨目清流在下跨以虹梁砥茲近郊因其爽塏乃列營署度野以步度堂以筵上棟下宇各有區處規地之廣袤分左右營部焉牙門親軍而下左至八右至七既而左次莽平採石之師與宴設堂亦在焉廣場開館海繇紫帶可以閱軍實可以容宴豆度美財則不費因悅使則不勞巽之申命師之畜眾楚莊之苑居備文之楚邱得其時制而不煩官業盡在是矣初輿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六

師所處在郡之北偏地防壑下水泉沮洳積弊不遷介夫病焉至是則修武備建長利興寢得安其室處坐起以觀其習變而公又饗士於斯娛賓於斯公之心泰則神王神王則中和旁達士之體寧則氣全氣全則餘勇可賈夫然則不出櫓階俎豆之間而威惠交修上下浹洽在此物也以公之平粹淑均天資吏帥昔嘗四剖符一司武皆有利澤施於州壤及是則貴為元侯疏以大封推心術而行於理所繇屬城而流於支郡程功底績觀發知智亭與營之制宜乎哉前賢之以循政聞者有矣而遺美於是豈溪公之為而裕斯人耶凡由此塗出者東南抵於歙西北抵於涇利摩轂擊往返自便絕東溪有浮橋過西亭得蓮池觸類滋長皆為絕境公以鄙夫春秋之徒也繪而傳焉使實錄於石時三年夏五月記

大農陂記

韋 瓘

宣郡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蓋由庶民囂豪物產多狀山川闢豁風俗詭浮故理東則民情憤政放則民怠俱不得其極自非廉肅和敏措勅守中則真至良能况功利及物耶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精心厚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焉大夫於是肅以檢姦廉以約身和以綏民敏以應物物不殊落民得休泰盧公嘗曰時或爽候雲龍道

逃膏澤翔枯物不遂液人其瘁乎下令邑中有能修復陂塘積水防患終懸厥功走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梗幽屬邱隰通形空規殘狀非鄉黨之膏養不可擬議范君乃召鄉老里正與而計之具畚揭列繩鍾披林叢壞周寮勢使於是斬芻關燕培高微卑不殘民力不費金刀潛軌化工三旬而畢驅江波六十里闢荒梗數萬畝疊石構嶺橫殺衝波泄流引瀟發三港支分脉散澤入大田厥功既成神物所相雖使江河合災驚濤懷山亦不能軟峻防而役厚址豈非仁深於物乎其或火雲發天旱魃為虐順勢道流則貫畦浮勝歲漑千頃其細也孕鱗甲之族育鳧雁之羣羅生菰蒲蔓台菱蕩漁父舟人浩歌揚楫厚生之物永永不極斯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千古矣昔西門豹治鄴召公治下蔡史氏書美顛白良能以其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能豈有愧乎范君尋遷御史後三年吏民益慕而願表尤切今連率范公以文行德器挺為時賢爰領宣部仁義明舉邑人三請公曰他人有善惟恐不聞况伯氏功利如是吾豈詭故哉乃從之邑長李君請余為記云

上宣州崔大夫書

杜牧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七

某再拜閣下以德行文章有位於明時如望江漢見去之杳天洗注宣漫不知其所為終始也復自開幕府以來辟取當時之名士禮接待遇各盡其意後進絜絜以節義自持者無不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今藩鎮之貴士地兵甲生殺予奪在一出口終日矜高與門下後進之士商榷得失去就於分寸銖黍間多是其人也獨閣下不自矜高不設齟齬曲垂情意以盡待士之禮然知後進絜絜以節義自持者願受閣下回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此固然也非敢苛佞其辭以取媚也不知閣下俯仰延譽之去就幣帛筐篚之多少飲食獻酬之和樂各用何道間夜承日三五相聚危言峻論知與不知莫不願盡心於閣下壽考福祿祝之無窮某雖不肖則亦千百間其一人數也鹿鳴宴羣臣詩曰既飲食之復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吉日詩曰宣王能慎微接下無不盡心以奉其上焉自古雖尊為天子未有不用此而能得多士盡心也未有不得多上之盡心而得樹功立業流於歌詩也况於諸侯哉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司馬遷曰自古富貴其名磨滅不可勝紀靜言思之令人感動激發當寐而寤在飢而飽伏希足下潛之益深築之益高緘鐫之益固使天下之人異日捧閣下之德不替今日則為宰州長育人材興起教化國朝

房仕姚宋不是過也收於流輩無所知識承風望光徒有論
心效節之志今謹錄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求知蓋欲導
其志無以爲先也往年應進士舉曾投獻筆語亦蒙亟爾於
時今十五年矣於頑悖中爲之不已久於其事能不稍工不
敢再錄新述恐煩尊
望無任惶懼後再拜

爲崔中丞進白鼠表

李 丹

今月某日於所部宣城縣射亭鄉百姓姚德家獲白鼠一素
毛毳然淨若冰雪體貌開暇異於其倫臣謂白者少陰之色
也鼠者姦人之象也夫以晝伏夜動之質穴社穿牖之資而
乃稟金方之正色投籠檻以馴擾此蓋小人革心之瑞西戎
授首之符臣又聞白虎白鼠皆金行之祥也且獸之大者莫
勇於虎獸之小者莫怯於鼠前志有曰用之則如虎不用則
如鼠則虎之與鼠其類之極乎臣愚以爲天之意又以鼠警
陛下耳犬犬戎猾夏者乘金方沴氣也陛下若臨之以律防
之以時則雖強如虎將弱如鼠矣陛下若臨之失律防之後
時則雖弱如鼠將強如虎矣今犬戎未滅秋律始行伏願陛
下鑒上天之炯戒納微臣之芻詞考金行從革之義徵虎鼠
強弱之勢則當西極月窟率來王矣况復蠢爾犬戎乎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八

移元徵君書

皮日休

徵君足下行奇操峻捨聖天子賢宰相退隱於陵陽踞見青
山傲視白雲得失不可搖其心榮辱不能動其志惟拳冠冕
泥滓祿位甚善甚善苟與足下同道者必汲汲自退名惟恐
聞行惟恐顯老死爲山谷人矣或名欲遺千載利欲及當今
者聞足下之道可以不進說耶日休聞古之聖賢無不欲有
意於民也苟或退者是時弊不可正主悟不可耽進則禍退
則安斯或隱矣有是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教尚懼
來世聖人責乎無意於民也此謂之道隱其次者行不端於
己名不聞於人欲乎仕則懼禍欲乎退則思進必爲怪行以
勤俗談言以矯物上則邀天子再三之命下則取列侯殷勤
之禮甚有百世之風次有當時之譽此之謂名隱其次者行
有過僻志有深傲飾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入其
室者惟清風并其牖者惟明月木石然麋鹿然期夫道家之
用以全彼生此之謂性隱然而道隱者賢人也名隱者小人
也性隱者野人也夫堯舜救世湯武拯亂之心者視道隱
之人由夫樵蕪之民耳况名與性哉今天下雖無事河海有
點寇之忠嶺微有通蠻之虞主上焦心灼思晏詢夜謀宰相
戰慄於殿廊百執事奔走於朝右然尚未復貞觀開元之大

治有致君於唐虞，對民於仁義者，其人則鮮。其求則勤，元武之聘，屢降於山林，少微之星，但明於霄漢。此真足下之所高視也。嗚呼！斯時也，山林之間，宜倒衣以接禮，重跡以應命。赴聖天子千年之運，成大丈夫萬世之業，勲銘於鐘鼎，德著於竹素，可不盛哉！夫主上知足下之道，久矣。加以郡守薄之宰，相譽之，雖錫命屢頒，而高風轉曰：接物日簡，入山益深。且足下將為道隱乎？則道隱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教。足下之名尚矣，丹青於世矣。豈謂道隱哉？將為名隱乎？則名隱者，以怪行動，俗以怪言矯物。足下之道，伸之而伊夔，屈之而夷齊。豈謂名隱哉？將為性隱乎？則性隱者，飭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足下領薦名於有司，客位於侯伯，豈謂性隱乎？然三隱者，足下皆出其表，復何為而高卧哉？如終卧陵陽而不起，是廢乎古人之道者也。仲尼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勿之為也。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衣乎中，庸選世不見知，而不悔。夫前三者，聖人之所不為。足下之學，揚墨乎申韓乎？何其侔於道也。足下其亦有意乎？如納僕之言，翩然而起，醒然而用，朝廷必處足下於大諫，次用足下於宰輔。其在大諫也，以真氣吹日月之翳，以正道立天地之根。先黜陟於朝廷，次按察於侯國。其在宰輔也，外以道寧四裔，內以法提百揆。俾天地反妖為瑞，使陰陽易愆為。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九

疊嶂樓記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卑。即阜以垣，放於樓為易，而賦名必著。其當正據，屏亦雄。距鏡侈，由是繚步逾千萬日，相證則壯。邦麗解之，熱嫌在第一。繁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峰揉雲，雙波屹風。暑以澄，航黛嘖入夕蟾。娟來秋以揚，雲併半空。水偏一岸，冬以明。此概舉爾，翻縷不盡也。然而月語方狎，燭酌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環警。緒至越，管走楊。彙呼族噪，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憚。而敦嚮之歷，率四美悉估，而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遠秋偶步，迤北得小亭之遺。上居然最勝，因命楹棟門，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為一地。其上則翽出高際，平與空等。喬所謂越，譟者不復游。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然也。

舉概今不可然夫北望條風清署之流皆偏擅攸歎莫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而總而有諸則我無許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為然矣郡以溪山著名而溪小負則叠嶂之名為宜至於闔干躅道沙子門戶等咸有曲旨成於新致舉之則縷將煩於概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二月辛亥書

宣州重建小廳記

沈顏

界江南宣州實為奧區凡厥貢之盛賦土之饒則古所良也暨鉅盜起芒碭環弊於四方是邦載罹窘阨雖城隍幸免而外無子遺矣兵部裴公餘慶去任竇常侍聿自池牧來臨蒞事未幾遽為秦彥所據姦連鄰愆一旦擁兵渡江引黨趙錕以代己任是歲南滁劉穎作亂揚州繼喪師律二境流離人不堪命宏農王方作自肥水爰奮義旗詢於同盟則田公司空首決宏謀及維揚克定秦彥就誅宣人有言曰何獨後予侯其來蘇宏農王允憐是誠我公復勵兵進討鏗悉銳逆戰亟為崩之及追躋保壘兵食內空而外不絕商市無改肆隄知人和在彼乃目圍宵奔我公追擒之自此江表畧定大順元年建子月孫儒入據維揚又來寇我舉不以義自老厥師復為我公擒之其眾盡潰宏農王去寧揚士我公嗣總藩條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十

天子嘉公之助就轉左僕射命觀察於是明年建寧國節度又明年加司空宣城存屬戎事便廳久缺司署者進言曰蓋尊之公曰民室未完民逃未復於是用文德以來之既而來安之不期歲車者闕闕舟者聯聯比屋滯貨盈市溢驛司署者復進言曰民室完矣民逃復矣公曰舍廩未寔田野未闢於是薄其賦而省其繻給其乏而賑其饑不期歲荷耒耜挹蠡於泥如雲之稼穰穰在畦司署者復進言曰倉廩寔矣田野闢矣公乃許然後度林相址不僇匠事橫梁虹亘山節峯時嶸嶸崇崇觀者改視公喜退顧人曰凡事之治不治無賢愚貴賤顯顯然知異觀此當其未治人咸慊之及其治也人咸榮之則吾於為政也豈不榮乎治哉我今欲刊成績宜付所能則沈氏子以文售子其何可辭焉乾寧二年乙卯秋八月八日記

南唐

築新城記 并銘

韓熙載

我唐中興三葉聖歷再周義聲騰於九有靈光施於八埏用將下武克殲勅敵重營堅壁以制不廷乃詔寧國軍節度使

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宣州諸軍事宣州刺史
濟南公築此新城寧國重藩宣城與壤星分牛斗地控荆吳
扼天下之咽喉作關東之襟帶如侯甸必須良將之籌謀
勢壓江山寔假崇垣之壯麗於是特飛鳳詔命破金塘公乃
選五掾豐登三農開隙遂敷心計因著土功是以將校呈規
工徒獻藝士皆樂徃民以悅來荷長鍊以成雲陳豐畚而弱
日因高就遠以日繼時萬堞才成堅同石墜四門始畢儼若
玉關爰自壬戌歲二月興役至癸亥年三月畢工所築新城
自金光門西北轉至舊城崇德門東北角長五里三百三十步
從崇德門以南轉至金光門東長四里三百三十步新舊城
共長一十里一百九十三步新築壕塹亦從金光門繞新城
轉透出大溪長八百九十四丈深三丈有餘造成大樓八所
其諸敵樓橋道不可彈指由是千雉豐餘重門超忽飛閣神
行而雉漢璇題月照以羅空層層翬翼舒離極虹躍高岸攝而
山屹方櫛豁以洞開排畫梅以星嶺下臨無地走長欄而雲
布橫射遙天列一帶之寒江自爲天堑環干尋之深洫宛是
湯池固可藩屏皇居折衝萬里者也美哉城之高峻也暫勞
永逸庶不驚而不崩有備無虞信可大而可久銘功勒石以
播無窮癸亥歲
十月五日銘曰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上

於赫有命洪惟我唐王猷允塞靈昭孔章賢上在位猛士守
方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外客况此宣城國之
闔域不有金湯胡爲控扼烈烈虎臣爰茲鎮牧廉問方期仁
風戴沐寅陳廟算允因玉燭遂度七功乃陳旂輦經之營之
壘堞疏流萬尋淵引千雉雲浮石墜玉關鉄寔金甌雄加九
服麗絕方州飛簷鳳舉畫棋龍游叠碧鴛兮竊合巨長雲兮
翼舒何巨防之可比視方城其幾
如勒勳績於貞石作藩屏於皇居

文廟記

徐鉉

昔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扶東周於已絕振蒼生於既墜
其迹屈而道逾大其人窮而教逾遠則生民以來未之有也
其在祀典法施於人則祀之切褒聖之祀其可忽乎然則中
人不足以語上下十聞道而大笑故斯教也衰於戰國廢於
嬴秦漢魏以降續而復絕夫仲尼日月重昏于祖非聖人孰
能廓之故斯教也興於武德盛於貞觀極於開元理自然也
興兵以來大化湮替先王禮器傾頽於勝廣之門閭里諸生
悽惶於絳灌之下胡厥祠宇其存幾何天之愛民不富隆絕
皇統再造六藝始修太歲丙午董熙在運宣城雉鎮帝之叔
父在焉故幕府之選殊重尚書郎吳君光輔奉詔佐廉部兼

理於涇既蒞事迺被儒服謁先師闕制榛歷坳垣以造於茅
茨之闕仰瞻俯觀唱然而嘆於是奉開元之成制采泮宮之
舊章經之營之是卜是度維新秘殿嚴飾粹容人室升堂森
然如在籩豆有位賓從曲序縉紳咸列門衛肅然於是青衿
儒服之子有從師觀藝之場鯨齒鯨背之徒識養老慈幼之
節欣欣然其化之大者歟越明年秋君奉計如京師因得其
寶鳴呼聖人在上華賢畢舉使三代之風達於邑里不其偉
哉余承君之歡歎美君之志刊石紀事真於祠庭後之言子
無忘跋及其餘理版籍察度嶽關汚萊過陂塘則有考功之
吏在故不書於時太歲丁未冬十月九日尚書士客員外郎
知制誥
薛文美

涇縣小廳記

薛文美

余自出周行來治斯邑竊觀圖籍亦睹風土斯邑也歷代屢
為郡復改縣隸豫章焉爾後割龍門鄉為太平縣沙門鄉為
旌德縣石埭鄉為石埭縣可知封疆遠近矣太和中裴明府
錕借其山勢雄峭溪帶奔傾翠巖居人烟和公舍奏開依萬
年縣解宇制置縣署後池塘迂折半里有餘雖水涸草浸波
瀾不見而斜灣曲岸景致宛然別有亭基五所古木脩篁交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三

陰若蓋斯遺址甚鬱於懷然而民疾未除官方蒞任不可
追往有害於今終俟豐稷以續故事庚戌歲中秋始創高亭
一間兩厦風來八面目達四方危擬鰲頭靜同天曠乃命曰
齊雲亭小廳者乃縣占廳也不計年代屢會增修柱木傾斜
風雨不蔽頽毀既甚坐立非安議始重興量功採斫先有洪
水漂出巨材久在溪壩謂其蠹朽試請少府邢公楷監工人
往視得直木數條沿沂而來如神所惠爰運斤斧造就公廳
樓榭端堅棟梁宏壯威儀百里光煥一方復於廳後益屋三
間水閣三間重梁續柱架險飛空簷影照波荷香人闌日來
風閣東北隅茅亭一所花卉蓂雜果寔枝繁翠色常在嵐光
不散亦重修飾別是幽奇日烟鎖亭因記小廳乃得總述非
街功績要在記歲時也唐保大十一年歲次癸丑七月二十
六日寧國軍節度使官知錄鎮事朝議郎檢
校尚書主客郎中賜紫金魚袋薛文美記

宋

昭亭廟記

并銘

梅詢

宣城人

崇山峻壑雖吐雲而洩雨珠庭福地必因文而咸秩川岳朝
於四暨則水旱是咨神靈奠於一方則歲時蒙享况乎青蒼

萬仞奔走走上天設靈府祐於黎民而猶牆堵頽堊巖為交
拱如在之蔚雖虔請禱之人安仰不有與也神將晦依知州
清河張君某皇軒樹風江左下車而人皆知勸蒞政而吏不
政欺以謂不惠於民舉竹刑以繩罪有功於物鬱蘭蒸而張
禮暇日謂郡僚曰昭亭祠既敝宜新之乎德風斯揚庶草皆
偃尤徒揆口遠酌於葩經上棟下宇壯逾於義易扶崩危之
收址成廟敞之新規騎置成謀鼎支厥壞觀夫峩峩連連排
空捧烟椒塗爛於復道絳雪披於繚垣初疑乎謁丹霞而人
紫府驅威神而會靈仙憑憑繹繹連薨巨壁霽雲收於軒廡
天光射於金碧又疑乎册金天而拜瑤宮吁怪狀而駭人魄
已而厥功告就力役於終乃杏二車率總戎幕吏視嶮宿齋
雍容籩豆有楚肴哉斯豐桂觴湛於流霞節鼓沸於清風羅
拜阼階以落成功陰靈盼蟹兮昭格景貳氣益兮莫窮且夫
萬物有定位惟神行乎無方三才運乎中惟人貞乎得一理
實相濟神無自彰故斯廟之成乃因而具雖誅盈賞善昧杳
冥而何究而扶教導俗體昭報而斯在夫如是有莘之降其
典也不誣非謬之薦其來也有所詢登名桂籍解帶棠陰授
簡成文不違辭避佩仲尼之教奚愧事人美召伯之賢誠慙
前雅
銘曰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

峩峩亭山千嶂萬峯噴藍染藹秀入窻中中有明神啟而為
宮苔錦懷日松蘿咽風享惟馨兮千萬祀嗟貞構兮半頽圯
夫君來兮久延睇新嘉謀兮大宏制眾材展兮物力羣揮斤
負畚閔溪濱朱扉昭耀奪紅旭峻壁深沉掩白雲巖祠畢兮
廟靈新考鐘伐鼓落神明刻豐
碑兮傳億載永穰穰兮福斯民

疊嶂樓賦

田錫

宛陵之邱元暉舊遊城連延兮百雉世綿歷兮千秋流水白
雲慨依然而在覽遺風往事信赫若兮長流余以丹陛策名
皇華奉使適滄於此乘春以至驛梅江柳動遊宦之芳懷風
觀露臺起高明之逸意疊嶂居先登之悅焉憑落絮之危檻
向飛花之晚天復嶺連岡峙昭亭兮作鎮平蕪遠樹引句水
兮為川因而覽古興懷臨高凝睇自春秋戰國之後洎吳魏
鼎分之際干戈偕王乘輿擬帝斯為形勝之地恃以控臨之
勢襟帶三江咽喉五湖歸勾踐兮稱越隸夫差兮曰吳比奕
棋之靡定惟霸畧兮能圖方今禹跡重新堯封復古卿王命
於北闕詠皇風於南浦升高而賦憐宋玉之才多覽景自怡
非仲宣之思苦江渺渺兮涵春草萋萋兮感人指吳越之遠
道介地歛兮為鄰兩漿何歸引迴睥於天際微雲似畫帶斜

陽於水濱既而闕謝守之詩蒼苔滿石覽獨孤之文芳塵在壁杏花含露念昔我之來時菊葉迎霜乃今余之暇日歲云豐稔民之悅逸思命儔兮嘯侶聊登樓兮自適

修觀風登障樓記

觀風樓在登障樓東

邊

肅知州

夫鼎新者故之宗革故者新之尚今宜之崇闕長有觀風葵有登障昔之見也闕於宗今之尊也履於裔蓋取諸大易之義乎則知建葺之理屈而不伸使憧憧之民濟濟之士唯願謂雉堞有棟宇焉弗知棟宇有器用矣粵若鬱蒸斯盛壘隘攸暨守登是高紉薰灼於前穆清風於內即知民之受暎沸勃思緩同禁共滯詎去河濁徹鐵鋼可以導淳和之氣絕氛稜之虞與民共之其或洞沚凝梯嚴列斂容守登是觀盼委巷囑窮卼卼即知民有聲思煦嫗貌思鞠育可以弭矯時之利竦濟本之方與民共之其有陰靈騎鑿課詭動警間偵未臻良慮未露馳介睥睨諠然立伺可以偷翼郡防禦我備助佑牧守撫馭會蒙復乃租計傳至按察命行延陟晤言遠矚俗察穢穢隊豐約咨人淑厲外奉謙賞內省腴瘠可以審險易之區辯淳澆之玩一覽於目四顧在懷有茲婉而彰積而茂挹而益蓄揚而益耀信乎唐獨孤使君盡四美在古逮於今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十四

名實不昧敷載念年祀浸遠基構攸敦棟斲蝕瓦駸駸於扶傾之木風煤什蹟之壘水泮登眺蜩縮舉趾蠅伸咸起於不吊之歎哉迺達四聰旋整二字郭匠運斤不移於質楚材是幹不增於華堯戩載飛棋貞匪繡象物熙熙奪春臺之觀燕羽揚揚集賀厦之榮始知其汚也聘於用今知其隆也裨於時芳躅曷墜清規綽素詎尚乎韜霞摘星之異爾肅泰充樞職出牧陵陽金龜一交玉蟬再望旋府詔命入觀冕旒偶聳二樓之坦幸頤二樓之用慮齋淪於棟宇之列乃旌振於刊勒之規時景德三年丁未日樞密學士邊肅述

綺霞閣謝詩碑亭序

蘇為

知州

謝公在南齊開出守宣城郡風騷之妙擅價於當時政事之稱流芳於千古故大中十一年鄭薰自河南尹觀風蒞地得謝公集中詩三十餘首揭碑於郡樓西北隅迄淳化二禩凡一百三十五載星律屢遷風雨不蔽垣頽碑仆僅致淪墜會左史姚公鉉同理郡日景慕徽烈愛重佳句遂遷置於綺霞閣然歲久摹印字多訛闕今東平駕部再營是閣景飛炳乎輪奐別求翠琬驚蹤燦其回翔俾蒲翰之榮觀助山川之真趣乃以謝詩分勒二石對峙樓壁之下則東平好古之譽卓

爾自彰朝公變雅之風謫然不其時天聖四年仲冬月一日
中散大夫尚書職方郎中知宣州事上柱國蘇爲序

修牙城公宇記

盧革

宣城郡在有唐世爲宣歙池觀察使之治所本朝乃用寧國
節度以寵其軍凡生齒輿賦之數寔夥他郡爲州之望亞江
寧府而於一道自爲盛繼朝廷之守不繫於有司丞相率以
老於填使之人上名天子而授之夫夫仕久且倦則不甚喜
設施特布宣德澤便安元元而已夫靜而不撓則備近厚故
民之耕治力而未技掛絲是道也又水陸所出舟車所會悉
介他境賓客迎勞飲饒之煩吾州無所與豈明主休息惠養
耆艾之臣思維不營匪責其報歟僕仕四朝矣少壯之時惕
畏藏縮未嘗開口敢干一事今老矣徒衣食於吾州幸無寒
飢其族人足爲足道哉憶事之東嘗有別字以便視事成既
久坦頽悅腐若將壓焉僕始至則病之然未能遽議也越再
歲仲春之三日乃命歲事度材於官鳩工於兵材選而工良
勤以美瀝二旬而畢修營峩峩崇鱗張翼舒維匠於
心有示其終無侈於初亦此州牙城之新觀也東廡植叢竹
三本葱翠可愛聊資佳賓
游息云辛亥六月一日記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十五

前太守題名記

袁抗

宣城之地郡於東漢州於隋然以溪山號名郡自南朝始唐
遣觀察使統宣歙池三州此爲治所遂益盛當其任者歷歷
多賢臣我宋克江南仍節度故額曰寧國軍命朝臣領符印
鄰州兵籍皆額於昇事體與兩郡等臺閣名卿亦同有志者
噫天下之郡三百盛於昔而衰於今者有矣第屬於人臣所
任耳人臣所任則有輕重之別若民之休戚係政之得失今
昔一也可隨世而厚薄哉慶歷七年冬抗罷鹽鐵使副被命
來守不敢忽暇日究前之領州者名氏或勝而存焉未嘗普
於石刻非所以謹書而垂永久也乃較其歲月俾有次然後
勒之以待後之君子皇祐三年八月三日袁抗書

縣廳記

孫覺

太平爲縣自唐天寶十一載至今蓋三百餘年矣唐衰更五
代強者相與裂天下而有之所在建國國地小蹙賦役繁重
而爭大不休方州大都往往破碎於是江南號爲多事四面
敵國又最倔強被兵者屢年太平是時爲縣自若也宋興天
下爲一民生不識刀兵更戍之苦祖孫安養州守以益蕃衍
水衝山落聚輒萬家地耕無荒而巖崖嶺絕可謂既富而庶

之時極盛最隆之際也然而猶以陋名聞於天下蓋其爲縣在州之極南山漸嶺隔途絕道復不可車馬用里計之二百有四十而後至州隸縣之民其間衣食器用資其地之所出其田鑿山爲畦播以稻不可畦者以粟以麥歲豐則斗米三十錢歉亦自倍其畜雞豚牛羊而用以享賓客以祀非其鬼其獵之時或鹿或熊不常而異者不可識其溪可漁而魚特美又善治塘陂以豢以觀也其菓與蔬宜於山者皆具其油漆樅栢竹木以爲器而足乎用邑人無外求焉者其績麻絲織以布帛不爲縷刻無用而適乎溫涼其山多莫名所望孤峯拔立於羣山之上者曰黃山蓋其峯三十六云縣堂見之百里然非所顧也其俗太嗇而嗜利良民間亦自重但不知儒而未之學益其僻陋不與世接而爲生之資自足也夫更亂世不與爭鬪殺戮之害而父子室家相保獨完其所居僻陋之幸也至於遭定治之時萬里一家天子屢詔州縣立學以風勵天下歸之純厚於是他邑舊俗寢變而好學自修之士所至有之獨茲陋邦在籍者至於萬人而應書者無一此豈南北異才而性分之不同哉是亦所居僻陋之不幸也余既令之明年易視事之堂新之悉取前任名氏可考者列之屋壁又爲編次其山川物食財用之可嘉被服風俗喜好之所尚後之君子得以覽焉嘉祐二年丁酉十二月將仕郎試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六

秘書省校書郎
守縣令孫覺記

池軒記

王安國

宣之城中有陵陽三峯而州治在一峯之上嘉祐三年予過之通判杜君懿嘗邂逅淮南而士大夫稱其賢者也宴予於疊嶂樓觀夫邑屋之衆丹漆之麗環數萬家於山水之旁而州人皆閒暇飲酒而管絃自三峯之斷裂而桑麻之墟舟楫之津泱屬於闐闐耕者之俯僂行者之去來朝陽夕陰氣象明晦出百里之外而得夫一席之中皆昔之騷人能上多寫於文章之工者也吾於是而樂焉蓋五代兵火時宣人窮於剽攻燔熾之禍宋有天命武廢不興元元白首衣食於里間馴畝而觀游之樂能侈於今日者四聖之澤浸灌百年者深也君懿既得其欲於閒曠之鄉遂圖可以爲宴閒適者因府東爲便廳廳後作軒池上以徹乎綺霞酒半與予憩其間修竹嘉樹植於檐楹之後前而魚遊鳥舞雜乎冠履之下上吾所以樂於耳目之玩者豈獨快須臾行役哉蓋俯仰間有見萬物之理而樂也君懿曰吾勞於仕已久而得逸於此吏事之來也有問四方之人或曠時而不至思夫敗日月於簿書期會之不訾而敝車馬於賓客造請之無已宜其久此而不

厭也然吾去也有時而後來者莫知爲誰也其林樹日以蕃
魚鳥日以樂而有能同吾欲於是者乎爲我記之予曰夫熟
慮於治而使吾民衍衍於下然後得休宴於上而無愧孟子
所謂賢者而後樂者歟則君懿不有志是哉嘉祐三年十月
十一日

上任謝表

孫錫知州事

祇奉綸言出分郡守戴恩瀰渥省已若驚臣某申謝伏念臣
學術空疎性識惛昧惟拙艱而行已耻矜尚以趨時眾方驚
於華塗居自安於拙宦同時倫輩滯東觀者幾希末路孤危
甘南州而引去尚慚尸祿之戀敢有後薪之嗟被寵中宸假
麾便郡仰銜顧遇何報生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博容
至仁含育多士選檢於臺閣眾賢維進於闕庭顧此愚庸未
忍捐棄俾分優寄副責專城臣敢不盡瘁未鹽畢精鈔朽獄
市不擾期習俗之安寧姦伏必擒庶教條之畢舉誓殫綿力
以答
鴻慈

推官廳覽翠亭記

梅堯臣宣城人

郡城非要衝無迎送還往官局非冗委無文書迫切山商征
材巨木腐積區區規規襲不爲宴處久矣始是太守鄧公於
後園池旁作亭春日使州民游邀予命之曰其樂其後別乘
黃君於靈濟崖上作亭會飲予命之曰重梅今節度推官李
君亦於解舍南城頭作亭以觀山川以集嘉賓予命之曰覽
翠夫臨高遠脉心意之快也晴澄雨昏峯嶺之明也心意快
而嘯歌發峯嶺明而氣象歸其近則草樹之煙綿溪水之澄
鮮銜鱗翻來的有光掃黛侍側嫵嫵發秀有趣若此樂亦
由人何則景雖常存人不常暇暇不計其事簡計其善決樂
不計其得時計其善適能處是而覽者有不暇不適者哉吾
不信也

疊嶂樓記

蕭之奇

夫以觀游之勝稱天下而其名足以久傳者是必有殊尤絕
異之賞而又遇夫卓偉傑之才以振發之然後足以有傳
於天下不然者將益泯沒而無所見於世矣宣之疊嶂樓其
名著天下蓋未有不知者也唐獨孤霖之記殊未足當吾所
謂卓偉傑之才而其名遂傳是固有所殊尤絕異之賞也夫
陵陽三峯錯峙於州城之間而州治所據在 峯之上北望

昭嶺南瞻瞿峒後前左右如抱如擁粲然如積金瑩然如香
玉屹然如長城之環繚故然如巨防之壁立皆天造地設爲
此邦之險固雖圖畫刻削莫克肖似自上古來圖牒所紀編
簡所載靈仙之所飛游隱逸之所棲止無代無之至而覽者
使人有渺然輕舉之思而又雙溪之源出於羣峯經於井邑
晴雷無聲龍鱗自動微風不來絞綯如舞其盤旋屈曲出沒
乎林木之杪者數十百折而後合於大江大江之流與五湖
之波混流決濟近在目睫風濤喧逐沸霜灑雪往往而湧志
游之聲或聞於坐席登而望者又使人有超然長往之興前
守刁侯之來也旣以堯嶂之秀新其樓又以雙溪之勝創爲
閣其丹雘之節則雕畫華棟金碧綵翠與夫山光水色下上
而相輝遂稱江南之勝絕才侯去而繼之者得今光祿余公
嘗聞從賓僚擁珠翠列絲竹陳杯酒而宴於其上過而望者
疑其乘紫烟翼丹霞凌碧虛而騰赤霄不知其所如酒半顧
謂之奇曰人之稱斯樓者徒知有山水之勝而已而吾居此
蓋知年有餘所見者不止於山水也若夫春花開而散錦夏
木茂而成幄秋宵靜而月明冬曉溫而雪霽此四時之景不
同而樂亦無窮也夫居者之逸成者之勞也繼者之易創者
之難也繼其艱且勞則吾今日有是者前人之惠也子其記
之之奇曰夫人情莫不欲佚自佚者不若同民莫不欲樂自
樂者不若與眾與民同之則來者之有是其致足樂也不能
推吾所有而同之民雖樂蓋君子不貴也古人有言賢者而
後樂此不賢雖有此其能獨樂哉公曰然此吾志也遂書之
刁侯名約字景純今爲刑部郎直史館余公名良肱字康臣
爲光祿卿知宣州云
熙寧二年六月一日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七

六

湖山桓簡公廟記
李定
涇縣令

晉明帝之末年大盜蘇峻寇江東桓公爲宣城內史欲集義
師赴難長史裨惠以爲厭弱不可敵宜守以待之公曰爲人
臣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尚何侯爲乃使朱綽討
賊別部於蕪湖而公自出石碣待寇會司馬流兵敗賊勢益
張填於城下公顧城不足守退保廣德既而王師失利公聞
之涕出進屯涇縣所在長吏多遣使應賊者裨惠又諫許與
賊平少紓其禍公曰厄於此命也安得屈節與逆賊通乎賊
將又敗公之將軍俞縱於蘭石縱死而賊進攻益急公堅守
不動逾年食盡援絕城陷於賊公死焉謹按晉史公諱曇之公
太常諡曰簡元帝時仕爲吏部郎知名天下王處仲忌之公
遂解疾去明年討處仲拜公散騎常侍引入內所山謀事
處仲既誅以功封萬寧縣男當是時爲宣城內史嗚呼士之

玷列城之寄不失善國之安負戴之心願太山而可挾保全之意抑朽骨之重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德下臨大明委照尚念孤微之緒素無左右之容特寬吏議而使之省循過假州符以觀其補報天地之恩有限聖神之賜難名苟效死之有階非沒身而不已循踐此語灰粉爲期

游山門詩序

寧國之西有山蔚然獨起四壁斬絕有佛宮栖其間不可攀而躋也其下則偃然有門闢焉世謂之山門而不名宣稱江南山川之奧而寧國縣據其高境山門又其尤焉則其鍾稟之異不待予言而知也寧國士大夫乃未有一人嘗至其下者至其間巷市井田野之人亦不能一日游焉彼皆有以用其身而不暇外慕也爲宜今之人必至於乘謬組緜材智不合於時去無田疇百工之事以歸其身而後透進偃蹇肆傲於山林水石之間悠然遐觀思古人而終身焉然於進退之決予未能如彼其果也要無所用其身而寓之外物登臨而望遠激流泉之清披繁茂樹之繁陰則予將有遇焉既又爲詩一篇以記其遊耳目之所得吾詩能言之求其所以游所以得所以樂蓋詩未嘗能賦也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序

真符觀桓簡公廟記

章國光

宣城人

從來虛譽不足以激俗惟名節可以激俗美言不足以感人惟忠義可以感人何則萬目雖張而理之所激懦夫有爲也三軍雖眾而義之所激壯士涕零也總是二者歸於一身其桓公之謂乎公東晉人五更榮之後也少雖孤貧已獲台名人倫獎鑑當世方之許郭而又嶽崎歷落爲周顛所重明帝將伐王敦預叅密謀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丹陽尹溫嶠抗疏謂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寔者居之遂以公充其選帝嘉其才當頒手詔不欲輕留外任公以墳相在此郡固請因補宣城內史有惠政爲民所懷蘇峻之亂公舉義師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因郡兵寡弱勸之披甲以須公慨然謂社稷危備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破賊別部於蕪湖會司馬流先據慈湖爲賊所敗遂長驅進公以郡無堅城退據廣德軍尋王師敗颯州縣望風降峻慨然流涕進屯涇縣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前鋒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可負國家也力戰而死晃因進軍公固守經年勢孤力屈爲晃所害時年五十三逆賊未平諸子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事聞贈廷尉蓋簡威安中改贈太常者舊相傳其地有祠卽屯師之所又南十

餘里乃墓也而亦常有碑焉予感斯言觀廟所據彷彿有漆
斂形勢質之舊史旨無不合而史筆尤詳讀其施為為之驚
惋暇日因尋其故壘斷壤之間穹龜數尺野叟指碑什處變
發而視之翠坻既功文悉漫滅彷彿其側後得故井琢石為
器往往在焉惜哉公之餘烈既如彼遺跡又如此山城可催
公志不可摧羸兵可屈公節不可屈前所為三軍懦夫聞之
故可以感激也非生死有以澤一方其能血食而不絕乎昔
唐之許遠張巡區區全一睢陽事不克而就擒然猶理才大
筆紛紛記述充塞其庭如公耿介寂寥無辭其亦不幸非舟
車之所會耳予懼建廟之端愈久而無傳又居吾鄉也豈宜
捨諸故墟耆舊之說拾前史之要而為之記治平四年書

林希知宣州勅

蘇轍

勅具官某爾名在文學之科而才兼政事之選比以吳郡生
齒蕃衍學者如林假爾才名以重其守而僑籍所在重以親
嫌飛章自陳懇求易地宣城大藩亦東南之要往泣其治服
我與恩可

青陽橋記

劉摯

南陵舊治臨江唐長安中遷青陽城其鎮籍山其浸漳淮即
今治也漳淮南出片山避高輿卑逾五十里至縣而東為溪
與西港中港之流稍北而合達於大江春夏兩集重源複嶺
汙潦噴剛之水奔注衝激惟東溪為最出野平衍雖犬相聞
販夫販婦兩出舟還惟東門為多故溪流之漲也行者爭前
渡者恐後危舟盈載以乘驚波掛肩聯足一有輕重而覆溺
隨之雖操舟若神不能善其後矣邑人羅顯童慮之喜以利
眾為功乃帥眾造橋富者出資貧者出力鳩工度材勤不暇
息經始於今元祐元年冬十一月庚申越三年冬十一月甲
寅橋成廣二丈有四尺長十丈朱闌碧甃隱如卧虹人不病
涉自此始息費錢一百萬餘應之出資為多其不足與眾所
捐者幾半顯以其所有繼之夫列肆運財取與相競時一錢
不啻百金重者有之而顯應之推已所有為眾人利無一毫
愛者意與夫多藏小施以要譽鄉黨語鬼神以規不可必之
福利者異矣余因落成請記歲月而名其橋曰青陽志古城
也元祐四年春二月朔記

宣州謝兩府啟

張耒 知州

比者法當易地思使造庭方奔命於半途遽分符於便郡地
未殊於南北舟楫相通憂辱切於困窮稟祿存心雖微幸出

聖朝之厚而曲成皆高位之仁已見吏民粗知風俗茲蓋伏
遇某官受天問氣爲國元臣道德致君議論垂世器器材而
無東慮一物之遐遺遂令罔功每輒得所退觀所領自昔有
聲道德在人有人有顏真卿之政事登高作賦稱謝元暉之文章
某素乏詞華不通吏道一無稱可全有便安民消愁嘆之聲
自緣聖治家受飽暖之福徒費君恩尺寸無施冒昧而已歲
事云晏幾政多閒伏乞
俯爲華夷精調寢味

三天洞求雨疏

伏以宣城之境春末以來雨施不時稻未得種父子熟視而
無告官吏不知其所爲凡口有神靡不致禱豈德薄莫能感
格抑民灾未易祓除莽大澤與高原赫爰風兮畏日恭惟禪
師具千乘眼得一佛傳無有親疏等如悲憫護眾生如赤子
觀此世如掌中則夫鬱興大雲普降甘雨宜翹足可待是伸
臂之勞其在神通蓋甚容易眷茲千里之澤請以三日爲期
時或有忘
事且無及

三天洞謝雨疏

維清淨心難於三界無所著以慈悲故常憫一切諸有情頃
以旱灾輒伸誠禱即時感達應念雨來麥飢饉爲豐穰易煩
憐爲歡喜願茲恩施曷有報償哀民生之多艱願眞乘之卒
相俾無失望是謂大慈

敬亭廣惠王求雨文四首

嗟乎吾民其困久矣去歲積雨大江橫流兩圩既隳一境受
災補復亡散寔在今年死生存亡間不容髮而自春及夏時
澤未滋芘芘四郊稍且不植吏術莫救必神之求神食斯民
忍視其疾惟王威靈功德烜赫在民指揮蛟龍一瞬之力豈
或難之

山川之神能出靈氣見變怪以司雨暘之權以佐民衣食之
用則是有職於民者故朝廷隆以爵號表以廟貌有司歲時
奉祀不絕自四月至今以早禱於王者於是三矣今事已益
急雖瀆神有罪而不敢避也惟王俯而聽之油然而雲沛然
而澤以除民之病以紓吏之責於王之神營款之力有職於
民宜不愛惜也

宣之爲州被山帶江民耕於高無灌漑之利而仰澤於天故
閱月不雨則以旱告今茲季夏之初時雨大至諸山之田既
插且茂比日之雨積水且竭亦嘗雨矣然方作而止又不偏

也是以民心惶惶憂在歲事吏無以爲術但知有謁於神而已夫困廩之有將入手而取之梯稗之食將下咽而奪之矣抑又神之所不忍也

南方之民以稻爲命而稻非水不植神所知也今茲四月且盡而原田槁乾待水種稻而雨不降澗溪之流亦復淺澗民情惶惶如失火之待水寒疾之待汗也失今不種則一歲且無食其饑餓死亡流轉於溝壑可立而待則其憂懼危迫之情益可知矣乃茲月甲申嘗率僚屬有禱於神神如荅之翌日而雨然施澤未渥雲日已霽豈神未念民之病姑以塞其意而已耶審如是其繼有請雖千百其未止也神欲罪其責而降之罰亦未如之何矣今事已甚迫敢盡布之惟立輿風雨一雨三尺其於農事乃克有濟某亦有不腆之牲酒以報神之德惟王速圖之

廣惠王祈晴文

請雨未幾又復謁晴在人宜恕况神之靈沃野茫茫歲將有秋誰爲之孽雨滂不收失望垂成門嗟憫憂不敢避責冒昧有求神或哀之疾尚可瘳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三

宣州謝上表

曾肇

印州事

信而後諫愧無平仲之言罪不容誅誤脫成湯之網屈嚴科而賦命俾善地以寧親聖澤隆寬自古未有愚心感激欲報何從伏念臣蒙蔽之人迂濶於事以直道爲敬天之寔以詭情爲駭俗之非殺其身有益於君行之無悔見其利不顧其義死不敢爲知萬折而必東故三已而無懼汲黯之懇寧免世嫌子文之忠蓋出天性切服兩宮之知遇備希八彥之激昂故有橫逆之來曾無左右之助既免投於荒裔仍擇處於近藩風俗休戚在所漸摩朝夕言甘得其順適道固隆於善貸恩尤著於曲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聽德惟聰使臣以禮謂好言利病者有區區憂國之心謂不事權貴者非汲汲謀身之輩方免官而從微竟薄責以勸忠臣敢不敬體惠慈退加修省勉正心而誠意必明辨而篤行金石可磨底慎子臧之守節死生不變庶幾徐邈之有常彈風夜治民之勞全始終報上之志

謝罷符寶郎通判宣州表

汪藻 通判

罪惡必察宜卽嚴誅罪疑惟輕止從薄責袞袞誤登於臺省深源復返於江湖中謝伏念臣家世故寒材能極陋竊慕古

人之力學偶陪多上以進身編蠹簡之十年最爲椎鈍隸
墓之一月俄致顛隳絲非才冒處於必爭故公論不容而交
擊衆煩簡札有玷符紳尚依魚稻之鄉獲近枋榆之壤若非
洪造豈有餘生茲益伏遇皇帝陛下博採智能疏觀情實謂
虛船觸舟而漏心不怒難若無他然彌弩射市而薄命先遭
莫非自取始捐稍廢使活妻孥臣敢不仰佩訓慈俯深循省
自嬰簿領甘爲俗吏之沉迷
坐置銘詩誓復平生之玷缺

新學序

呂本中

三代之盛其在上也列爲諸侯卿大夫以達於天下而治民
者大抵皆賢聖人也故其治明而化洽民之生於斯時者薰
陶漸染無非善也耳聞目見威儀動作物皆有養不斲於修
而已入德矣自灑掃應對進退以至酬酢天人之變範圍天
地之化下學而上達非有本末精粗之別也入孝而出弟移
孝以事君移順以事長而天下之事畢矣此聖人之教所以
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無二道焉故也彼蓋有日遷善而
不自知者故詩書所載獨記夫治亂成敗之迹與其一時君
臣訓誡之言至於教之所由興學之所自成弗致詳也周道
衰聖賢在下恐治之不可期而道之遂不明也退而傳之其

靈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二

徒於是教爲甚詳學爲甚備本末先後粲然明白不可誣也
然而孔子設教諸弟子各以己之所見才之所宜而傳其學
傳之既久而能不失聖人之用意者希矣獨曾子之學專反諸
其躬而求其內明聖人之用心傳之子思及孟子而卒不畔
蓋篤志而近思不爲空言者如論語孝經中庸大學可考也
嗟乎士生千載之後異端間作徇空言而忘寔用求其傳之
不畔誠甚難雖然豈可以自己哉要當窮探力索而見之行
事焉爾矣宣州之學廢久不治前所居者湫隘庠下在州治
之南兵火搶攘之際而學者講誦不輟固已勤矣則又求其
故學之基而政治之至建交三年某月某日學始成其勤若
此前滄州州學教授宜人李安也叙學者之意而求記於東
萊呂本中竊爲造大頭沛必於是者聖人之言宣之學者當
歲之不易而勤若此可謂造次頭沛不忘矣所謂不忘者豈
學舍之成否與講論之輟與不輟哉固將優游饜飫詳味而
力行之求所謂傳之不畔者則必有道也此本中私獨拳拳
有望於宣之學者

新城賦

有序

周紫芝

建交三年尚書右丞呂公移病得請爲宣州守上以宣江左
要郡賜中都錢五萬緡俾繕築城壘公至三月因舊址鳩工

不歲告成紫芝寔與此邦之士均被惠澤保厥攸居為之賦

皇受命之無疆兮撫列聖之重熙植本支以為城兮守中國
於四裔成威疆於道德兮柔遠人而懷來雖外戶其弗閉兮
詎正畫而穴扉陵塊垣其寢弛兮悵孤墉之日墮慨謀臣之
驚空兮結奇禍於邊陲盜蜂起於中夏兮覘樵蘇之沸糜
嗣聖之不圖兮條虎嘯而龍飛登故老于海濱兮勤懇惻于
疇咨春大江之橫薦兮紀南國而東維覽電旌而望幸兮阻
石頭之險巖倚茲土以為輔兮寔警蹕之是崑爰屬公以往
城兮即舊址以增治奉天誥之丁寧兮旋縮版以聖茨驚萬
仵之雷動兮屹百雉其屢屢初浮案以陘陘兮越伐舊而既
疲聳月樓之如霞兮麗朝日於景慰繫二水其如帶兮甚江
灣而渺瀾具藹石而布渠兮亦虎落之旁施役不再籍兮耕
不解縻民不告病兮負棟以邀嬉忽寇賊之凌暴兮蔽橫江
之旌旗剽旁邑而不入兮無匹馬之敢馳豈精神之下格兮
匪木石其奚疑追回天之謫議兮信大厦之復支歛餘波以
小溢兮在此一方之羣黎公時與賓客而周覽兮淚雨下而
交隨念北狩之既遠兮渺泛駕其何之客起舞而壽公兮願
效節于守陴公亦友松喬而不得兮及雲旆乎霄淮屏四方
其安堵兮豈陋壤之足為儼余冠以從公兮聊望遠而徘徊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五

惠泉銘 有序

宜為郡在大江之南雖古名邦而其民率附山為居地勢既
高井泉希少異時鉅盜臨城眾無所得飲固嘗患之而未
為之計也太守呂公既因舊壘而新之凡攻守之備咄嗟立
辦乃即城東南鑿地為池將道溪流以瀦之使民汲而飲焉
畚鍤方興未及尋尺而泉湧於地清澈可掬議者咸謂公精
誠感格非人力能為者昔貳師刺山飛泉自湧伯宗整衣片
為之溢皆足濟一時之急公之所感何以異此知錄事沈侯
肇榜以惠泉且作記叙其本末而公復欲余銘廣其意雖辭
旨蕪陋不足傳遠庶幾託異事以播之眾使知公所惠此
方者其利無窮也銘曰
大江之南畫疆千里有美斯邦因山為壘宅高以居萬世
幾有并在民不石而止戎馬東侵巨盜四起既堅我壁既
我矢震雷動蟻附山峙續綆以汲竿費而澤燥吻呼號士
氣披靡嗷嗷萃蒼縮手相視公之來思乃經其始百雉一新
巨壘咸理念我羣黎寔艱於水相城之隅欲穴其址存鍾方
輿鼓馨未啟出此檻泉如釜之沸湛然澄清既冽且美雲湧
雪翻激石齒齒酌言嘗之有來且喜咸曰斯流天藏地秘淵
源可格不約而至分擁熊幡與民樂只民曰咸休為世之利

我作銘詩
以紀其異

崑山金牛洞記

魏良臣

小智自私則物方域而不通達入大觀則包宇宙而無外蓋
 天以氣而覆地以形而載氣覆於上則日月星宿照耀森列
 有目者皆可覩至於紫宸金闕霞府瓊宮雖聞其名而世終
 莫之見形載於下則山嶽河海結峙融流有足者皆可至至
 於名山秘府真宅奧境苟傳於世則必有待而後顯焉如華
 陽洞府則以茅真君而顯龍虎山則以張天師而顯如閻皂
 山則以葛仙公而顯如卯酉山則以葉天師而顯自餘塵外
 仙居隨寓昭著未易一一數也宣城崑山舊有洞名金牛蓋
 以其潛通幽隱周流而無不徧也自昔嘗有真隱修煉於此
 歷時滋久丹竈為墟榛莽蔽蔽狐兔穴藏樵父野夫棄置弗
 顧志士道流睇視歎息幾年於茲矣紹興甲戌秋僕命燿子
 仲遠往視之因稍加荒緝結小菴於其側村巷鼓舞欣然效
 力會未浹旬已畧就緒僕乃杖策繼往登臨四顧洞形敞豁
 上有巨跡如仰足印青螭蟠繞於前寶蓋倒垂於下山川林
 壑誇奇挺喬莫可形容恍然如游瀛洲上蓬島揖浮邱而拍
 洪崖不知身之在塵寰也遐想其游仙旅雲輶鶴馭徜徉其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三

間鼓鈞天之奏舞霓裳之曲逍遙快樂遐乎遊哉不可尚矣
 因知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埋因有自然相感者隱有待而顯
 晦有待而明譬之負材抱道之士方時未遇執耒垂竿販糶
 屠狗之人未之奇也一旦遭時遇主撫發蘊素則澤及四海
 而名垂萬世亦猶是矣僕因有感於斯乃為之叙以紀一時
 之偉觀紹興丁丑八月朔旦如心居士魏良臣記

新建貢院記

朱

翌

知州事

自孔子以文學言語分命弟子後世設科取士皆本此然士
 之所學各有所長文各有所工或長於經或長於史或工鋪
 張或工簡潔不能使之一一也司文衡者各有所好又皆不同
 故幸中選者未必心服其徒不幸見黜者則有遺賢之歎使
 去其私不專所好而惟學之所長文之所正以寔材薦於天
 子庶不負所任之責一州一道必曰得人豈不當矣宣城每
 大比羣諸生較藝無定所多寓之浮屠氏之宮費財擾人為
 害不細翌來茲守適歲大比浮屠氏告病而未之革也迺為
 度郡治之西地極高明命宣城宰吳君一能為屋數十楹將
 成而翌移吳門通守俞君召虎嗣其事太守凌君景夏寔落
 成之煥然壯麗為江南之冠吳君使來求記本末吳君老儒
 故於士子之事盡力如此是院也以陰陽家言之必有英才

魁天下之士最諸公勉以驗之司文衡者願觀前說少留意焉紹興庚辰十二月桐鄉朱翌書

修學記

徐銳 教諭

寧國之屬邑有六旌德介乎深山窮谷之間風聲氣習崇尚簡樸北海齊侯下車喜曰是不優游撫摩而理耶間有伺吏長短持為器訟者侯徇用威董之咸灑灑頽化邑用大治一日入學宮歎曰慶肖奉天子明命來宰茲邑職在承流宣化而教化根本之地弊陋若此今釋老之教尚行於世所至仙宮梵刹相望於通都大邑金碧相煥動耀耳目夫子垂世立教功與天地終始吾徒反不能尊師重道墻宇隙壤坐而不顧經席塵蒙倚而不講居官者務因循憚改作以了官事為癡而不暇問居鄉者舍本逐末侈寺觀以邀身後之福而不知興黨序教子弟世其業良亦可愧乃斷然謀為經始輸財帑庫之贏鳩工農務之際鋤荒剔蠹持傾扶危凡庭殿廊廡與夫弦誦硯席之地咸革故而鼎新之復彩飾吾夫子與十哲之象而繪七十二侯之從祀者於壁廟貌嚴肅過者竦觀歎所未有矣教諭徐銳曰昔然明欲毀鄉校子產詰以若何毀之子皮使尹何為邑子產告以學而後入政及其從政也三年而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三

自今以往茲土之民知向方士知勤學彬彬齊魯氣象非齊侯風勵功耶子產不得專美於前矣銳與侯同甲戌進士復聯僚契於是嘉其善喜為之書

魏公祠堂記

李域 涇縣丞

故大丞相東蓼魏公杞之宰涇邑也以哀矜惻怛為心以撫摩愛育為政行之未幾涇人化之士與廉遜之風庭茂囂頑之訟被召之日百姓攀轅欲借寇而不得請乃即縣學立公生祠以永甘棠蔽芾之思歲月既久學漸推獎祠亦就湮俞侯言來宰是邦凡所設施一以公為標的謁公之祠顧瞻貌像頽廢慨然興嘆乃捐廩俸葺而新之既成命域記其事域竊惟賞善罰惡者人主之大權福善禍淫者天道之順應方魏公之來值歲連歉邑之饑民待哺於官者日數百人公焦心勞思賑恤有方悉免溝壑時部使者方以繭絲急屬吏惟公毅然有守不為勢屈獨租緩賦罷去一切苛求橫斂之目民賴其惠食必祝之聖天子愛民如子復崇獎循吏公首被超擢越六年致身宰輔涇民至今稱頌以為光榮繼其政者往往奉以為師德澤歷久不泯後有楊君慄欲以聚斂結上官知始取公之善政紛更之滌事近半載創立科歛巧獻羨

餘增益月橋之目三百餘潘其他公所罷者悉復興置吏民不勝其擾追念公德家為流涕至於迎致公像哀訴庭下楊君居之不疑遺害至今服所切齒今魏公之後朱輪華轂爛然盈門而揚君去官未幾葺館之後有不可勝歎之事由是知公之惠於涇民甚厚而天之報於公者亦不薄矣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周使魏公專美於壘或於俞侯有望焉淳熙十四年正月既望丁巳日廸功郎寧國府涇縣丞椿易李域記并書

敬臨堂記

謝 諤

今之為邑者其弊有二曰憚曰忽夫地方百里畫封疆置社稷星列基布其民人乃欲知其休戚而不得何也意憚則無喜心意忽則高坐晏安謂政為逸我皆不敬之所馴致南陵有茂宰郭君高叔其先君子率湖之歸安嘗以敬臨名堂高叔因即以願其願事間求記於余余曰可謂知言之要矣夫下之事無難惟敬則易操舟而涉江河不敬則欲膏車而走康莊不敬則覆挾干戈弓矢而兵不敬則敵必陵持參桂芝朮而醫不敬則疾必深况夫綱章墨綬以齊我民非居之以敬而冀政之善得乎昔尼父可子乘伯子之簡而深然仲弓之言有以也雖然因民而敬亦即以自敬故曰敬人者人恒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三

敬之今之憚且忽者持不敬之政以臨之及夫人之怨汝言汝則歎其不我敬不可謂之知本余聞高叔力學信古每事必審名堂之意孝道寓焉想其正衣冠尊瞻視端莊齊肅動靜語默不忘而其民仰之刑章不煩賦役不愆聞其風者可掃憚與忽之弊矣大抵堂上之師堂下之資一焉為填一焉為篋開南陵之俗本淳雅尚義况夫有以先之將見其士人不但入公門而鞠躬也問於其家而內外之肅如朝廷者人亦可名為母不敬也已高叔名堯官承議郎諫議大夫臨江謝諤撰

重修大農陂永豐陂記

諤既為南陵邑大夫承議郎郭君堯記敬臨堂其邑之眾復來告曰大夫有功於農政尤不可然叩其寔則曰邑東南有二陂一名大農一名永豐邑資以溉大夫初至郡考圖志且見邑人徐內翰元功永豐陂叙而大農陂有章司農撰記甚明爰知大農重興於元和永豐重修於咸和本朝熙寧中嘗捐常平鈔米三萬五千餘貫石復加修理陂以墜全自後稍就湮廢出日告病大夫乃白於常平提舉謝公深甫竟如所請移文支撥繕解且委修職郎主簿徐挺之同力計視邑人

喜咸助其上蓋其源為涇水合山溪嶽流為江出蕪湖中歷
邑界江濶地平橫絕其流開大港過導江水股分支引散入
溝塍間所為陂因是江也大農在上流源流七十餘里湖田
五萬餘畝承豐在下流源流六十餘里澗田三萬餘畝凡縣
賦兩陂所屬三分之一乃鳩工於丁未之冬訖事於戊申之
夏噫君子之仕以利民也吾觀親民於百里者日可以利民
然利於當時利之小也久遠之計視當時利何如耶然使不
有以繼之則利雖大或有時而不行所冀家者增其所損補
其所不及非特謂成人之美而利之所能大者寬任後之大
夫君子也邑眾欲記諸石其亦以此也夫淳熙十五年冬十
月朔日
謹記

縣廳壁記

李瞻 旌德令

廳壁有記其來尚矣或謂此不過記姓氏官爵與夫更代歲
月而已余獨以為不然蓋壁記之設異時將以取質於人俾
見之者賢否美惡必有遺議焉宣之旌德以唐地理志考之
創於肅宗二十年本析太平縣之一鄉地狹山多最為小邑
在昔號為訟簡迄今四百餘年其宰賢否尚可取質於人余
自紹熙改元季夏承乏於此嘗聞諸耆老有所謂練長官者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五

元祐間寔幸是邑為政簡易律已廉勤興學以養士邑之名
公多出其門至今鄉間里巷皆能道其詳每遇酒之清者則
曰此練公也又嘗修橋梁以濟人亦以練公目之以此知名
不可泯人有所議信然矣余感而歎焉雖無壁記可也然壁
記不立亦為闕文於是訪諸邑人乃自寶應以來得其姓氏
之可知者由高君以下凡五十有五人謹勒諸石以告來者

徙建縣治記

曾煥

涇在秦為郿郡地漢屬丹陽晉唐凡再更皇朝始隸寧國素
號山水縣甲於江東六龍南飛兵火改造且自割入太平旌
德石埭地益狹力益窘復瀕大溪淳熙初水失故道直衝邑
治將底於既官無臨治之字吏缺文移之舍因無狂獄輸無
倉庫簿書散漫賦稅陷者幾十六七嘉定三年冬濡須王君
來為宰既至周覽喟然嘆曰是安可為耶退自計欲辦於官
莫先辦於民乃以縣用二萬緡歲所科於民者悉蠲之民大
懌於是議徙占相茲土高燥坦平於久為宜遂首捐私帑倡
民爭助出納君不與焉調度經營則自戶之為堂三間前後
為軒東西為居室上建二閣曰賓月日挹爽堂北臨池植以
芙蓉上為一堂曰清白旁峙二亭曰錦照曰蒸霞繚以花竹
為委蛇之所外為廳事三間前後為軒東西為夾廳日輪顏

曰景范又東臨池為一堂曰惠和製以修廊南為公庖廳南
 列兩序為吏舍東又有受給廳有省庫有常平庫又東有什
 物庫西有獄十四楹合東西為中門門東為土地祠為省倉
 又東為社宮十四楹併風雲雷雨五壇門西為學糧倉又前
 為大門上為傑閣曰風光下列二節曰畫簾曰甘棠前二亭
 一以宣詔一以頌春公宇所須於是始備道為楹二百四十
 有一總糜錢二百六十萬有奇米七百二十則有奇經始於
 四年正月丙午告成於閏三月甲子規制崇深門廡言言過
 者駭觀既訖役移書中都俾煥記之竊謂古建萬國大小集
 布而世襲之奉上而常撫下有經則他所罷行悉得自命無
 有拘牽憚憚憊憊然不可一朝居之患由郡縣後上下臨制
 供億浩繁以至於今往往朝廷之百司庶府州邑幕曹簿尉
 小而闕析吏罔不樂就獨縣宰無賢否人人畏避不敢輒鄉
 邇至視若湯鑊其間得稍從容守公奉條教猶自惴慄不自
 保况若涇耶而君乃能損已輔官修辭依律含辛茹苦奮張
 作輿舊所乏供充盈整裕下無遁賦上無逋輸靖謐寧嘉旁
 軼佗吟由是觀之苟廉明公勤何所民社不可為耶則凡忽
 顛玩傾沒私觸敗與民無聲焉者詎不愧耶君家世名儒
 通顯於朝有剛直聲百爾傳承道有端緒况復克自勉勵不
 忽不苟如君者是豈不足嘉尚耶乃為之書庶代而來者考

重修涇學記

王 标 知縣

藝祖皇帝受天命肇造區夏創業之初未遑他務首營學校
 以奉先聖鑒與臨幸雲漢昭回天下學士彬彬向風列聖繼
 文增美景錄德風敷雨布茂萬物滿然生徒肄業惟國庠為
 盛郡縣雖或有先聖祠宇而於養士則罕聞焉仁宗皇帝祇
 通顯諫克紹先烈景祐中始立潘鎮之學迨至慶曆又立郡
 縣之學復詔非本土人不許聽習遊學之士勸歸本質遵聖
 道以正人心抑末流以防邪僻寢心超視遠覽可謂至矣涇
 古邑也自秦迄今千五百年山川人物之秀聲聞江左而建
 學於有唐之季儒風最盛獨先諸邑於今五遷中間燬於兵
 火盪於水災固非人力所可施近世俗吏相師務為簡陋坐
 視傾欹腐壞日復一日鞠為園蔬而瞻士之田或計費出售
 或為勢所奪其視列聖興崇學校之意得無愧乎余承乏茲
 土首謁文廟闕荆榛以入頓瞻黼黻字十七七八內者恹然垂
 捐俸廩鳩工度材同列助其費大姓佐其役奔走讙趨惟恐
 或後部刺史胡公澥聞而嘉之予錢十萬以趣其成經始於
 辛未之春落成於壬申之秋為屋五十六楹廟貌崇嚴堂宇

觀深齋宿有位肄業有所極星並峙畫戟對森四方來觀者
章甫義如縫掖禮如族談聚議皆忻忻然有自得之色乃集
邑之秀士而羣試之拔其尤異俾食於學月書而勸勉之歲
考而升黜之籩豆簞箴禮典之制森羅經史子集宵監之書
臚列大姓之捐田以贍士者開善徒義以千百計會其所入
數倍於昔胡公復機郡俸蠲其租雖未能遽復昔日之盛然
學校之設不為具文矣學既成諸生合辭請曰願有以記之
余曰昔公孫奭於魯以已俸養士至數百人昔賢之急先務
如此余視之誠有愧焉然念此學廢已數十年諸生欲後人
知成之難而壞之易因今之規模增益其未備不俟其已壞
而後葺以無負於列聖興崇學校之意是余之志亦諸生之
志也余豈敢辭諸生曰唯於是引筆書其事而刻於石嘉定
癸酉孟秋既望濡
須王孫叔永記

譙樓晷漏銘 有序

汪 繹

皇帝即位十九年歲在壬寅九月庚辰朔寧國重修晷漏成
先是唐大中五年宣帥沈傳師命團練判官杜牧以梅為秤
製作精密應驗不差中更變故首尾斷缺惟存六藏神鳥帽
褐服從以虞吏名為吹角猶唐舊物科重之北壁下別作刻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三

漏不合於古至是命長樂林可大新作晷漏以杜牧秤九重
置壺箭吸水減水悉加故智麗譙中鼓角十二青陽朱明白
藏元英旂以時張之設土圭春視共面秋晚其背以二分為
斷蓋一行遺法因為銘壺下曰
昔在於助歷象日星至唐杜牧察驗惟精權與水鈞而衡始
生水落籌浮銅乃發聲二十四籌晝夜踐更以此無息制彼
錯行椎輪大中既壞於成淳祐之歲爰始經營土圭測景以
覺昏明我為此銘永有法程
體妙時機隨探化工爰遵敬授政合適中精金百鍊良冶是
從式存古則以傳無窮綴綴
霜刃割雲根分明一圓鏡不獨傾太陽亦以定斜正細

宣城總集序

吳 潛 宣城人

問宣之山孰不知屹者為昭亭翠者為文脊崔者為疊嶂問
宣之水孰不知齋淪者為江浩漾者為湖演迤者為雙溪問
宣之文章或知退之書與序而已或知聖俞少隱有集而已
其他與篇隱帙皆罔聞知宋宗正丞李公兼吾先君子正肅
公心交也世有令德居鄉恂恂博雅好修老不厭學自晉宋
齊梁而後迄今皇朝渡江之初上下一千年前後三百家居

者仕者游者寄者苟有片言隻字及於吾宣往往漁獵而網羅之凡得詩千餘首賦頌雜文二百篇分爲二十有三門合爲二十有八卷名曰宣城總集而世變之盛衰人物之賢否風俗之美惡山川園林亭臺樓閣之景花果草木鳥獸蟲魚之名莫不會萃於斯噫公之心亦勤矣力亦勞矣公之子後軒居士蒙善繼先志手自讐校願餼梓以廣其傳前守檢討楊侯伯崑今守司業孫侯夢觀嘉書之成悉捐金以佐工費吾兄退翁臨長本道亦助給焉後軒乞吾文以冠集首此吾宜盛典也吾又奚辭因爲之說曰使宣之山而產金玉宣之水而產珠璣聚於此必散於彼山水之秀不產金玉珠璣而產文章也雖散於彼復聚於此然則文章之貴於金玉珠璣萬萬不伴矣繼今以往甲乙名集將不一書高於山深於水遞相續筆抑亦公家來昆雲仍之望也後軒曰唯故序之覽者其毋曰子宣人也知宣之詩文而已

修儒學記

王遂

紹定中四明袁公甫持節江東行部南陵褰帷之暇進諸生爲之講論經術大義耳聽心受如寐得醒嘉熙未天台杜公範起知州事反復教六邑諸生以大學中庸論孟之旨當是時士之有聞者如廢疾得行二公以廟廷重望而觀風察俗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三

承流宣化其所務若此宜乎郡縣之思其去而禮義之教爲無窮也杜公既入朝適星江趙君若琛來典南陵既至經畫民田講求羅政亦既有緒因思爲廟學計曰教之不可已也講習之莫竟而興廢之不常也有由矣於是毅然以修學爲務殿中設親像攸嚴門宇宏深內建堂明倫以示教化之所由出外立堂沂春以明學者之所自得左爲藏修游息之所四以明善誠身篤志近思榜之旁立袁杜二公像而勵祀焉乃築乃修不侈不陋又以祭必有具糧必有時爲庫爲庖莫不畢備南陵之士無少長莫不于子相慶而入咸曰吾昔所聞於袁杜二公者習之不患無其地矣趙君乃圖疏而橫圖之以請記於遂夫養而無教則爲徒養教而無法則爲徒教學也者所以明乎善也一毫講習之未精一念操存之未熟則春合諸學伏合諸射以釋奠於先聖先師者寧無愧焉夫袁公之學接而友之聞而得諸文安陸子杜公之學本父兄之教而得諸文公朱子毫釐之差塗轍分焉是可聚辨之無所而央擇之不早耶夫爲二氏之學者未嘗不同道未嘗不同師而學者於聖人精微之不察則去道遠矣豈特斯須之不近哉故存養一心掃去百念不若窮理盡性志道據德之爲安由初而論則近久漸積之爲足厭而一超直入之爲足樂由後而論則目前之自得爲可喜而異時之無持守爲可

憂學者於此必有所動心矣天資之敏達者莫不靡然從事於彼器識之端重者未有不巖然堅定於此者也聖主尊禮諸儒咸獲美諡而行幸辟雍必尊朱氏以上及於周張二程非有異指也本乎孔孟之說而上接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所以同民心而一治道也遂蚤歲與袁公杜公共學今聞趙君之立黌舍也寧不感念於此學者果欲以其明敏之資而求速成之效則不容不近於道必欲造聖賢之大全求古今之正論則規模矩範必有在矣入是學者其可不致審於斯

嘉熙二年白露平

江知府王遂記

五賢堂記

二仙堂者祠齊尚書郎謝公朓唐供奉翰林李公白也五賢堂者增宣州觀察使顏公真卿太子賓客白公居易吏部侍郎韓公愈也祠事二仙而增三賢爲五者所以追仰高風景行先哲非徒設也由吳晉以至於齊東南人物何止一謝公哉自梁隋以至於唐亦非獨四賢也謝公家青山而守宣城觀天際識歸舟之句非食烟火者所能及而李公乘舟采石讀惟有敬亭山之句亦非謫仙人所不能道陳公卓誦其詩名之二仙而吳公潛刻碑以紀其事夫仙非人力所能至也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三

耿介絕俗之標瀟灑出塵之姿有非言語之所能形容而文以貫道大豈僅佞喬松所能盡謝公非其時卒死於非辜李公不及陪開元之盛避地姑孰非貪生者然唐自平陳罷去昇州置浙西觀察使於宛陵而顏公以剛直之節往益之忠烈名存百歲不泯白公由宣州奉詔擢第清名正節見於諷諫遭時賢相不及附錄會昌之盛獨有高文大册流落外夷惟大歷正元之間乾清坤奠號爲中興韓公振起八代寔就食於江東孔孟之後一人而已然則五賢之祠不於其行事而於其文不於其仙而於其賢外設二楹內取一室青山流水四面環繞珠河橫流浮圖對峙信矣神明之所憑藉亭舊有二仙像乃求白公於平江韓公於郡學而顏公之像未之得劉汝進自余壇因使求焉道過牛耳山瞿然若有驚者問之則顏公祠堂也人室瞻謁得其像歸庸詎知非祠廟之當合一耶因記其事使後來者有考云

黃山紀遊

吳龍翰

咸淳戊辰十月既望魯齊鮑雲龍古梅吳龍翰足菴宋復一來觀黃山最巖登高餐胡麻飯掬泉飲之不火者三日從者皆無人色率不能從予三人愈清狂上丹崖萬仞之巖夜宿蓮花峯頂霜月洗空一碧萬里古梅談元魯齊誦史足菴歌

游仙招隱之章少焉吹鐵笛賦新詩飄然有遺世獨立之興
次躡景鍊丹峯過仙人石橋酌丹泉徜徉久之次紆路遊水
簾洞踏月夜歸少憇蘭若把酒臨風對天都而酌之曰吾輩
與若爲熟識他年志願俱畢無忘此山昔歐陽永叔謝希深
輩遊嵩山吹簫歌古調吾輩倡酬之樂似之韓退之登華山
頂邑令百計取之得下吾輩冒萬險人跡所不到其狂又似
之然韓有詩謝有書以紀其奇也吾輩可無一語留作此山
公案乎於是乎書

元

涇縣尹承務蘇公政績記

梅震教諭

涇古宣之屬邑也地廣而僻人質而文自內附以迄於今朝
廷重百里之命率得賢大夫寄之非天與延祐戊午縣尹蘇
公寔來歎是邑分在山溪易乾且溢繭絲旣浩民瘼難知於
是曲加撫摩以紓其力提綱挈領舉要戒煩曰民不可不知
義乃大修文廟復浮屠氏侵用而教養之祭器則悉以銅
鑄焉民不可使有疾乃捐帑買基殿三皇表醫學以總之衛
生則有藥物焉民不可窮而無告乃興義濟而院之矜寡孤
獨政必先施焉民不可不耕而食乃出大社於荒榛而壇遺

之春祈秋報有在焉濬水疏渠勸農以預如泉北下蕭陂可
溉千頃首抑強者而復其規中陂元隸寶勝寺必令民以復
常住馬頭官渡迤邐澤梁無禁其見侵於鄰境亦必取之以
復其民凡涇之爲田若地一萬九百五十有四頃爲糧二萬
六百一十頃有畸爲蠶三千九百八十餘緡爲帛六千八百
二十有二段悉額之碑以防其弊嘗部糧水陽催科得法納
戶便之不中限而完至於本路概糧二十六萬餘碩水陽將
無所容郡檄公請於行省公堂陳利害謂民不堪役關係非
輕今龍灣新倉二百餘間深水小花財賦倉空閑若二處帶
收何必改作且免水陽窪下耗費省從之是豈獨利吾邑而
已他如勸公廩添義倉墾荒闕均役法息盜賊簡訟詞減運
夫罷匠首增戶口革鄉胥置金鉅以節更戒邏卒而肅夜微
而權衡度量莫不以古準今一公所推同寅罔間故涇之謠
三四民業通縣官有蘇公三載民無憂賴有蘇汝舟其感
人動物如此公若罔聞知也震叨預席耳屬路碑一日適講
左氏傳鄉校得議執政善否諸生乃揖而前曰蘇公大畧於
宓賤言愜何如恭惟詔條慎擇守令以五事論選又申之以
先舉後察今公之政精見褒稱於郡而憲司基而省府文案
昭然粵自閩浙歎歷至於涇尹邁焉寡儔子邑博士也寧無
春秋予曰二三子之言是也抑公及瓜未代孰不願借而請

去思予之匪材其能發揚賢尹之鉅麗乎雖然姑一言以張本之俾他日國史有攷焉彰往勸來庶幾大慰民志公名濟字汝舟山東益都沂人有準有繩如水如鏡文獻故家風雲捷徑傳說作楫之心召伯憇棠之蔭謹摭其梗概而壽之石時至治二年歲在壬戌仲春吉日

廉訪司題名記

王士熙 廉訪

漢刺史以六條督察郡縣或遣使繡衣直指分道以出乃今肅政廉訪司之本原也唐設刺史所用不皆如古宋設三監司如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倉是也然借重其職官非專設非良法也我世祖皇帝立提刑按察司職掌糾劾上名憲臺後以法未詳密改立肅政廉訪司制既周舉體益詳明專央六品以下以上取聖裁盛哉九重善政什伯漢唐流芳萬世矣司官之制廉訪使總其事副使僉事分巡各處俟事已言還司則合署矣出有簡程聖訓之是將入有貢恭編紀之是振自至元二十七年涖是官者歲月逾遠前廉訪使鐵哥廕其姓名立石為題名記其故寔可見矣今廉訪使希顏照磨崔士安同謀石記不如規矩遂改制為完碑焉鋪張始末系以文辭煥乎有章予曩者以御史守省河南知宋開封

太平縣秋糧折納記

汪澤民

題名在焉惟包拯毅然其中人人觀之者必以指認其名石為湮闕用之如初蓋人心天理貫乎古今雖里夫小子咸知推崇焉若此題名烜赫於後俾羣工作則不其蹉歎今希顏常為河南郎中談此事甚悉也抑予有論也功在民間里夫小子之易知功在社稷青史不刊之令典典憲諸公日膺陟登揚勲慎德敏致勤勞不特功在民間而已也於是乎書

宣屬邑六太平尤僻且遠介萬山間距郡二百四十里蹊徑盤折上壤瘠枯山當十八九居人斂耕石耨菽粟衣食弗裕畝田在高崖深谷或隰阜兩賜少失節崖者稿谷者寒鴈則混如歲功固成又種僅宜黃袖田之收無一釜之畝是故邑租恒折納輕齋云爾大德中郡立倉水陽儲漕米有司弗能察本平與他邑通舟楫者概徵本色恨詣水陽輸當徵輸時深淵滿漕米灘碇阻險月餘始達民甚苦焉至正四年博陵崔侯以江東廉訪敘事按縣至問民所疾苦鄉耆羣進而訴曰邑賦之病餘未暇悉舉尤厲民者莫若輸糧歲計一萬六千石有奇今湖之安吉徵之休寧隣邑之德皆聽折納其害更張其弗便吾職也立召令姜某牒郡部上請於行省

行省以江東分司牒轉達中書中書檄戶部議凡五反覆竟
莫易方司議遂咨行省爲例後四年二三耆德致與人之辭
請予書其事於石予惟除田租弛山澤禁凡可以利民者夙
夜在中心而以宣恩廣澤屬於羣工有司於鼓仁哉崔侯之舉
無虧乎公有便乎民可謂惠而不費者矣余既嘉部使之利
民又多邑長幕屬能力陳民隱而黎甞知上之所以庇我受
賜於無窮思著其蹟而不忘是皆宜書余郡人也竊嘗有志
乎民事才弗之逮樂聞其善乃爲之書

遊黃山記

黃山在宣歙境雄鎮東南山之陽踰百里爲歙郡治其北二
十里爲太平縣又北抵宣治所二百四十里不當通都大邑
舟車之走集而遊者罕至今年四月九日余始得游焉山西
之麓田土廣衍曰焦村連峯丹碧峭拔攢蹙若樞圭若側弁
若列戈矛若芙蓉菡萏之初開雲烟晴而晨夕萬狀竊焦村
南道二十五里至湯嶺仰視羣峯猶在霄漢間岡阜蟠結鑿
石開徑巉崑欹危瀑布聲訇磕如雷怪石林立半壁飛泉酒
巾袂當新暑凄然而秋又十里憩祥符寺寺前宗流走萬石
開山皆直松名杉藤絡莎被蕪蔓龍茸下有靈泉自硃砂峯
來依巖通二小池上池堂微廣可七尺深半之毫髮可鑿泉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美

出石底壘疊如貫珠不絕氣秘辟若湯酌之甘芳蓋非他疏
黃泉比也明日遂試浴垢旋流出纖塵不留令人心境清廓
氣爽體舒相傳沉痾者潔雪立差埋或然也寺有南唐碑初
名靈泉院宋祥符中改今額又龍池距寺左三里許奔流噴
薄瀉石潭中亭午照燭五色璀璨誠靈物所居夜聞啼禽聲
甚異若歌若咎節奏疾徐各山樂鳥下山咸無有行寺旁近
見數峯凌空僧指云芙蓉硃砂其尤高者天都峯也上多名
藥採者裹糧以上三日達峯頂余心甚欲游而鳥道如線不
可乃止凡再宿寺中還至焦村之三日行三十里游翠微寺
古松修篁石澗橫道僧橋焉覆之屋以息游者清冷靜邃已
隔塵雜余爲榜曰翼然至寺庭有井泉僧言此麻衣師卓錫
處泉亦清美不溢不涸一峯卓然獨秀直峙東南隅曰翠微
峯其條支迥互寺居盤中故諸峯俱隱不見明發行十五里
過白沙微往往攀崖壁牽蘿蔓或小木貼巖若梭而度幾不
容武傍臨絕壑惴惴焉不敢俯而窺又七里至絕頂頂平廣
倍尋方據石少休時晴雨旭霽氣象澗潔環視數百里岡巒
據落歷歷可數九華緣翠若蓮開陸焦村向所見峯皆平挹
座間俄傾白雲滂起遙山近嶺如出沒海濤僅餘絕頂椹
天漢中倏又欲藏如掃如是者三可謂奇觀矣日暮抵寺信
宿又二日從村北十里登仙源觀至元中新安吳萬竹習靜

茲壤嘗衍易宛陵誇詡其勝余贈詩還山今竹存而吳逝已
久林阜周密南列翠峯鍊形引年者固其所哉既還憇吾宗
公仲雲松樓越十日踰興嶺而南所謂三十六峯者駢列舒
張橫絕天表衆岫疊嶺效奇獻秀盡在一覽行田疇竟廼登
橫嶺陟小邱道左竹杉陰森中小徑縈紆纒數屋間一僧奇
麗近八十耆茗進菓自言結構力田間則持經翫空歷二十
閏矣外營草亭往來休焉痺陋且壞余將改築亭之右丈餘
南峯翔舞迎乎前北隴奔躍駐乎後左右翼如景益清名之
曰芙蓉亭而未暇也循巖曲折抵白龍潭巨石谿河洶湧衝
激深不可測歲旱民謁歎雨立至有度板橋有小菴食淡苦
修數輩居焉嘗有逃空谷者出奇方療人疾頗眾既亡瘞浮
圖中余特徵夫山水繆繞自爲奧區於高峯之下由興嶺抵
此四十五里人蹟遼邈可屏塵事遂宿焉聽泉而去世稱黃
帝與浮邱容成於此山上昇改名黃山江浙諸大山所分以
出其廣袤形勝若是奇蹤詭狀固不必盡究然非神人列仙
不能稱其居昔大德戊戌歲得茲山圖經神思飛越而因循
皓首甫幸一至至又弗克久留而去每登山時宿雲收雨紫
氣如沐山下之人皆以爲山川英靈有相之者余亦竊自喜
因思向在南安之日造南源山禱雨龍湫趾揭亂石急流中
腰絙梯藤登懸崖山而復下至潭所其巖險視茲行爲甚是

故樂清賞以酬宿昔忘躋攀之勤而不知高深之爲懼也時
至元再元之六年庚辰歲也